

海上红楼

Haishang Honglou

Zhang Elen Tuzhuan

张均 著

张爱玲 | 图传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

海上红楼

Haishang Honglou

Zhang Eleen Tuzhuan

张均著

张爱玲 | 图传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上红楼：张爱玲图传 / 张均著. — 广州：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09.4

(20 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图传丛书)

ISBN 978-7-5406-7475-5

I . 海… II . 张… III . 张爱玲 (1920 ~ 1995) — 传记
— 画册 IV . K825.6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3522 号

责任编辑：吴曼华

责任技编：涂晓东

装帧设计：黎国泰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-15 楼)

邮政编码：510075

网址：<http://www.gjs.cn>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.5 印张 290 000 字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 000 册

ISBN 978-7-5406-7475-5

定价：30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20-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：020-34120440

序辞

李安电影《色·戒》公映不久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吴曼华老师约我写一本《张爱玲图传》。我以前写过一本《张爱玲传》，在读者中间有些好的反响。但“图传”体例未必容易处理，好在该社已出版的几部“图传”，譬如朱正先生的《鲁迅图传》、沈卫威先生的《胡适图传》，都提供了“通俗”“思想”的经验。现在，这本小书也希望在此方面做一些尝试。

张爱玲的“贵族”家世、乖异性情以及私人生活的“传奇”元素，以及她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地上海的共生形象，是今日读者辗转向往之处。然而，恰如我自己一向的看法，“我们太多渲染、重复她作为一个天才女子的‘传奇’，而太少将心比心地探寻她在现实中，作为生活着的、感受着的女性所经历过的内心的光芒与黑暗”。作为“普通人”，张爱玲度过的一生，较之以大众想象为旨归的“传奇”，更为真实，亦更具精神价值。本书将由此角度展开叙述，以寻求一种宽广的“理解”，以保持对灵魂质量的虔敬与尊重。

在“这一个”张爱玲之下，本书还希望注意到她的杰出的文字经验。张爱玲能贡献于中国文学的，或许不在她对“洋场社会”反映论层面的刻写，或许不在她对“女奴”众生讥讽而兼同情的讲叙，而在于她从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海上花》那里获得的一种古中国的悲悯与虚空。她曾经说，“因为对一切都怀疑，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。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，它得到欢悦——因此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，毫无倦意，不为什么，就因为喜欢——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，

引人入胜的，而主题永远悲观”。人性中深永的悲哀，赋予了张爱玲小说六朝挽歌似的苍凉。她这种“临着虚无之深渊”（王安忆语）的体验与书写，使之成为五四后现代国人想象中的“异数”，并由此经受着不可预测之文与人的命运。

几年前我的《张爱玲传》再版刊行后，在读者中有赞扬、中肯的意见，也有读者来信提出热情的建议，甚至帮我推敲字句都很令我感怀。这次有机会借此一并致谢，并有机会将这些珍贵的意见吸收到这本小书的撰写与修改之中。此书的写作，大部分是在北京完成的。期间我数度往返广州与北京之间，时间也从初春慢慢转为盛夏。华北宽阔的平原，及平原上一排一排挺拔的白杨，使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
2008年5月13日一稿

2008年7月26日二稿

此书付梓的前夕，台湾皇冠出版社“违约”推出了张爱玲的长篇遗作《小团圆》。这部作者生前几欲“销毁”的小说，以大胆真率的私密叙述，震动读书界。《张爱玲传》这本书中的一些判断和推测性叙述，在《小团圆》中得到证实，令人欣悦。同时，《小团圆》亦刺激性地创造了我对于“张爱玲”以及她的小说的新的想象方式。遗憾此书已经排印，只能在下一部《张爱玲十五讲》的书中清理自己的一些想法了。

2009年3月26日又记

目录

序辞

- 壹·破碎的童年\ 1
- 貳·香港离乱\ 35
- 叁·“有前途的青年天才”\ 61
- 肆·倾城之恋\ 93
- 伍·“我将只是萎谢了”\ 115
- 陆·沉默与出走\ 143
- 柒·在美国，被遗忘的岁月\ 167
- 捌·梦回“海上红楼”\ 195

附录 张爱玲生平·文学年表\ 221

壹·破碎的童年

1

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9月30日。这是一个由“新青年”主导的“趋极端的时代”，用张爱玲后来的描述是，“年青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，甚至于中国的一切”。而她自己的身世和家族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恰也是“被仇视”的对象。其实，张爱玲自己亦未必喜欢她所出身的家族，成年以后她很少对人提及自己家族的陈年旧迹，常常顾左右而言他。然而恰如她晚年在《对照记》中所断言，“他们将因为我再活一次”。因为有张爱玲精金美玉般文字的存在，丰润张氏家族仍勾起人们的兴味。

张爱玲的祖籍为河北省丰润县。她的曾祖父张印塘（1797—1854），字雨樵，曾任安徽按察史。“平剿”太平天国期间，与李鸿章熟识并深交。李鸿章统领“淮军”时期，张印塘襄赞军务，两人颇为投合，结下深谊。到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这一代，两家已成世交。张佩纶（1847—1903）在晚清政界较为知名。据说，他操行坚卓，耿直自负，是清廷“清流党”的代表人物，颇受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的赏识。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载，同光之际，张佩纶与张之洞、陈宝琛、黄体芳、宝廷、潘祖荫

等人，“号曰‘清流’……弹击不避权贵，白简朝人，巩带夕褫，举国为之震竦……丰润（代指祖籍丰润的张佩纶）喜着竹布衫，士大夫争效之……”这批“清流”是同光两朝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。张佩纶等“清流”士大夫还在明儒杨福山的故居松筠庵设立谏草堂，追效东林遗风，以言干政。张佩纶本人官任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史，在朝其间，曾以弹劾户部尚书王文韶受贿六百万两一事，饮誉朝野。他的建言，亦以胆识著称。作为一名清朝士臣，张佩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忠正刚直的官誉。美国驻华大使扬约翰曾对人说：“在华所见大臣，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。”



洋务运动领袖、北洋大臣李鸿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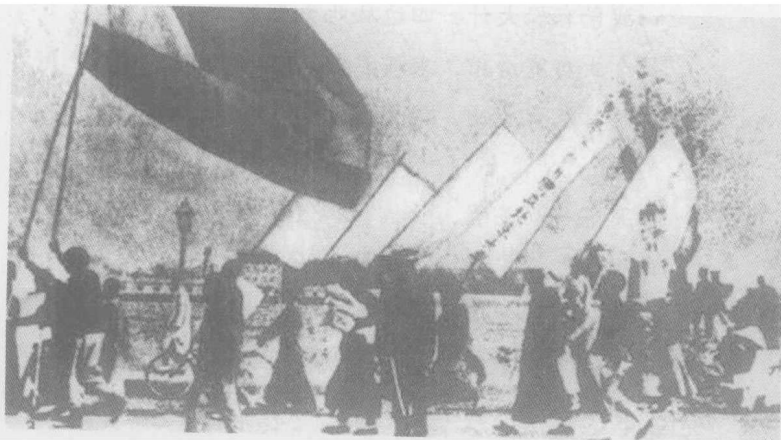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今人津津乐道的张爱玲的“贵族”家世，其实主要不是因于张印塘、张佩纶。如果说张印塘父子的军功与治才初步奠定了丰润张氏“贵族”根基的话，那么，张爱玲祖母李菊耦的出现，真正使张氏家族跨入簪缨“贵族”的行列。李菊耦是张印塘故交、后来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幼女。在同光两朝，李鸿章权倾一时、深孚众望，主持清廷朝政长达25年。不但如此，李鸿章主政期间，大力倡办洋务运动，创立中国近代的新式海军（北洋水师），成为影响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人物，也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枢纽人物。作为位极人臣的李鸿章的掌上明珠，李菊耦与张佩纶的婚姻是偶然的，也是出人意料的。因为在1888年两人订婚时，李菊耦年方22岁，而张佩纶已年过40，足足相差19岁；而且更不可能的是，张佩纶此时已不复青年时代“抱经世略”的雄阔意气，而是以战败之罪被朝廷罢黜，刚刚从流放地察哈尔回归京师，无财无职。以通常“门当户对”的婚姻准则看，一个落魄、失意的文人政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，地位并不相称。他们两人的婚姻，可谓“例外”。因为“例外”，所以作为逸闻旧

事、陈年掌故，于坊间流传甚久。

这桩婚姻可以追溯至张佩纶的仕途。作为“清流”，张佩纶直言干政，恃才傲物，这必然四面树敌，埋下了他仕途蹇促的种子。1884年，法国殖民者的军队入侵越南，与越南宗主国清王朝发生严重冲突。法军气焰极高，直接将舰队开赴马尾口外，威胁清军泊驻该地的福建水师。危急关头，是战是和，朝中大臣持议不一。“清流党”人竭力主张与法人开战，而与“清流”素有宿怨的军机大臣孙毓汶趁机上奏，要求将几位主战的“清流”士大夫派往情势火急的海防前线，主持战事。朝廷准奏，于是张之洞、陈宝琛被派往广东，张佩纶则被派往福建马尾。这场战事，导致了张佩纶个人命运的转折。究实说，张佩纶其实只是一个词臣，何曾懂得两军对垒，何况还是以近代科技为特征的海战？所以张佩纶的仓皇失措不难料想。战争打响，他只知道依着北京的圣谕和李鸿章的电报布置战守，因此又和水师将领的关系不能融洽，结果马尾海战竟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告终。张佩纶自己，据传言是在大雨泥泞中顶着一只破铜盆侥幸逃生。马尾一战断送了张佩纶的仕途。回京后，他很快被遣谪察哈尔。继室边粹玉亦病故该地。四年后，戍满归京，不免有憔悴寥落之感。幸得李鸿章对这位故旧之子深表关切，“分俸千金，以资归葬”。1888年4月，张佩纶投身李鸿章幕下，在总督都署内协办文书。大约过了不到半

晚清“清流”领袖张之洞

1919年，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



个月的时间，即与李鸿章女儿李菊耦订婚。当时颇为震动，坊间广为流传。对于女儿的婚姻，李鸿章自己相当满意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，“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，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，窃喜同符”，又说，“幼樵天性真挚，囊微嫌其神锋太隼，近则愈近深沉，所造正未可量，得婿如此，颇惬素怀”。（《李文忠公尺牒》）

对于这桩婚姻的来龙去脉，以实事隐写见长的“晚清四大谴责小说”之一《孽海花》（曾朴著）曾有颇为生动的描写。曾朴以小说家笔法写道，张佩纶虽因马尾失利被谪戍边荒，但李鸿章仍然非常爱惜他的才识与谋略，甚至有意招他为东床快婿。据说，某日张佩纶有事拜见李鸿章，一进签押房，却撞见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，“眉长而略弯，目秀而不媚，鼻悬玉准，齿列贝编”，一时窘促，进退为难。李鸿章倒不介意，显得颇为高兴，说：“贤弟进来不妨事，这是小女呀，——你来见张世兄。”女孩一回身，蓦地瞧见张佩纶，顿时双腮绯红，转身而去。张佩纶进去，却见桌上正好铺着两首七律，都是咏叹马尾海战的。诗云：

基隆南望泪潜潜，闻道元戎匹马还；
一战岂容轻大计，四边从此失天关。
焚车我自宽房琯，乘障谁教使狄山；
宵旰甘泉犹望捷，群公何以慰龙颜。

痛哭陈辞动圣明，长孺长揖傲公卿；
论材宰相笼中物，杀贼书生纸上笔。
宣室不妨留贾席，越台何事请终纓；
豸冠寂寞犀渠尽，功罪千秋付史评。



李鸿章夫人与女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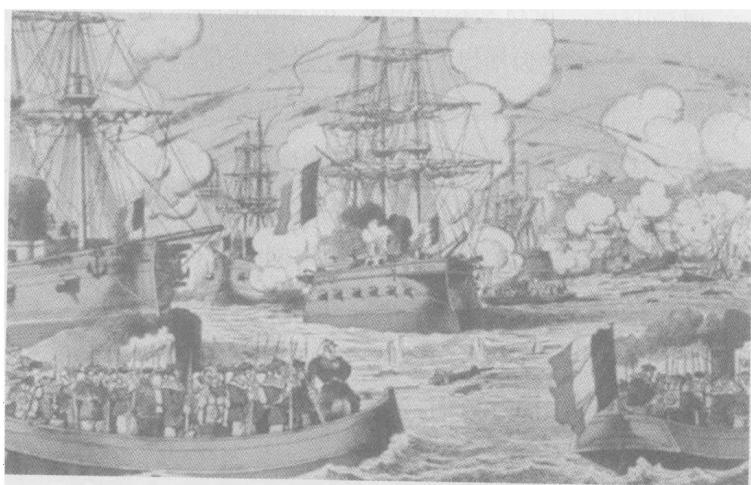
“宣室不妨留贾席”等句，分明洋溢着对败军之将张佩纶的惋惜与同情。张读毕，不为人知的苦涩悲痛与感激骤然涌上心头。李鸿章笑道：“这两首诗只是小女的涂鸦之作，还请贤弟多多指教。”张佩纶连忙称赞李小姐用韵精当，却不言其他。李浅浅一笑，却委托张替自己女儿物色佳婿。张问选婿条件，李说，“要和贤弟一样”，且“忽然很注意的看了他几眼”。张佩纶暗自心惊。回来后他马上托人提亲，李鸿章果然“一口应承”。但李夫人勃然大怒，痛骂李“老糊涂虫”，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年龄相差19岁的“囚犯”。李莫奈夫人何，小姐却发话了：“既然爹爹已经应承，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！况且爹爹眼力，必然不差的。”这后一句才是关键。原来李小姐早在闺中就已暗慕张佩纶的词才！她的态度，最终决定了张李的“例外”的婚姻。

《孽海花》在士大夫家庭中传阅甚广。自然，幼时的张爱玲也看到了。她回忆说：“我非常兴奋，去问我父亲，他只一味辟谣，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。那首诗也是捏造的。”（《对照记》）的确，上述场景皆属《孽海花》的“小说笔法”（小说中，对李鸿章、张佩纶皆未使用原名，而是以“威毅伯”暗指李鸿章，“庄仑樵”作为张佩纶化名，“庄”取自“张”，“仑”取自“纶”，“樵”则取自张佩纶的字“幼樵”），但作者曾朴

张佩纶像



1883年8月马尾海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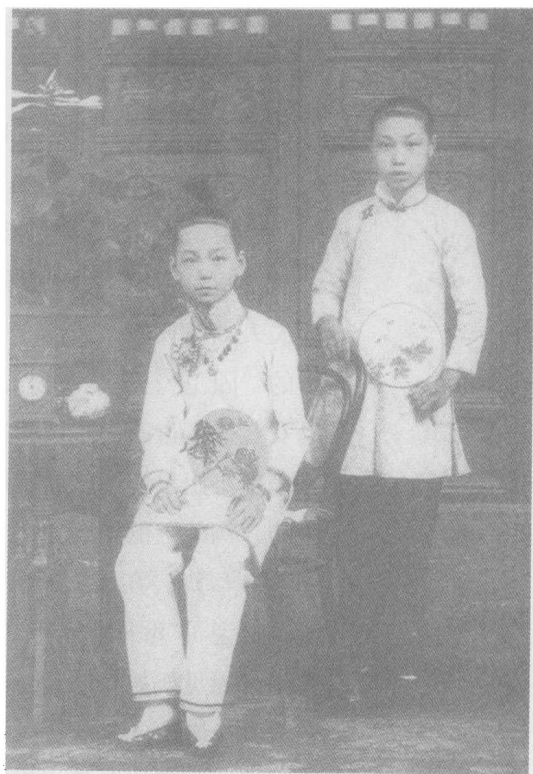


及其子曾虚白与李、张两家皆有长期交谊。他的讲叙，有臆度，有渲染，但恐怕还是大致属实的。此事日后胡兰成亦有记载：

张佩纶当年为御史，攻击李鸿章议和，力主与法军战，朝廷命他督师，兵败基隆，贬窜热河七年。罚满释归京师，听候起复，例须谒李鸿章，意外得到李鸿章的小姐赐以颜色，忧患感激，遂成婚配。

张佩纶婚后就借寓李鸿章府中，琴瑟和谐，抵掌谈故，甚为美满。这种温馨、快乐可时见于张佩纶这一时期的日记。譬如：“重阳日与内人煮酒持螯，甚乐。终日在兰骈馆与菊耦评书读画”，“与菊耦手谈，甚乐”，“以家酿与菊耦小酌，月影清圆，花香摇曳，酒亦微醺矣”，“菊耦偶有不适，煮药、煎茶、赌棋、读画，聊与遣兴”，“菊耦生日，夜煮茗，谈史，甚乐”，等等。

遗憾的是，“论材宰相笼中物”的张佩纶的宦途，并未因此豪门婚姻获得转机，甚至更为不堪。1894年，清军与日军在朝鲜激烈对垒，战争一触即发。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其事。张佩纶再度主战，因此与主和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大生龃龉。李经方为排除干扰，遂上书弹劾张佩纶。结果朝廷颁旨，勅张佩纶“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属实，不安本分，着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”。李鸿章亦无可奈何，只得让张佩纶夫妇搬到南京，并给予丰厚陪嫁。次年，甲午战争爆发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李鸿章本人亦声名狼藉。张佩纶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，张佩纶的官宦生涯从此告终，陷入抑郁之中。据说，“同辈张之洞是两湖总督，吴大澂是江苏巡抚，盛宣怀是邮



张爱玲祖母18岁像（坐者）



张爱玲外祖母

传部大臣，他们或经过南京晤见，故人樽酒平生，张佩纶曾悲歌慷慨，泣数行下”。

与丰润张氏一样，张爱玲母亲一系也是官宦大家。她的母亲黄素琼，是南京黄军门（军门，类似今日省军区司令员）的女儿。黄军门之父黄翼升（1818—1894）乃“湘军”宿将，因平定太平天国、东捻之乱有功，1862年获授代理江南水军提督。1864年出任首任长江水师提督。黄家在南京的声望与地位，显然非一般人家可比。此外，张爱玲后母孙用蕃（1899—1986）一系亦是显贵人家。孙父孙宝琦，在晚清时代，曾经出任过户部主事、直隶道员、铜元局总办等实职，并创设育才馆，办理开平武备学堂，培养了很多近代人才，“吴佩孚、萧安国、陶元鹤皆列门墙”。1900年，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西安时，孙宝琦也随行护驾。后获任法国大臣、西班牙国大臣。北洋政府期间，又先后出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。

今天时有人以“最后的贵族”来想象张爱玲，实源于她的这种特殊的家族背景。但究其实，张家显然不是“贵族”。张佩纶既无世袭爵位下传子孙，张家更非累代官宦。即便李鸿章，亦不过借乱世动荡由乡野而跻身疆臣，两代而斩，也谈不上“贵族”。而且，张、李联姻在当时也未必见得被人当作佳话。时人诗云：“簪斋学书未学战，战败逍遥走洞房。”不难看出朝野对张佩纶的讥讽态度。“贵族”云云，不能不说是后人的热心附会。不过，张家虽称不上“贵族”，但富有却是显然的。张家的资财主要来自李鸿章的赠予。在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等同光“中兴名臣”中，以李鸿章最为富有。晚清时谚云，“宰相合肥天下瘦”，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氏，此谚一词双关，暗示李之富（“肥”）足敌天下。李鸿章财产究竟有多少，后人很难获知确切数字。据容闳在《西学东渐记》中估计，李鸿章一人资财约折合白银四千万两，相当于当时清廷全国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。又据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》（第一辑），李兄弟六人皆广置田产。仅合肥一地，李

家即拥地六十万亩，每年可收租五万石，“其在外县更无论矣”。在不动产方面，李氏兄弟“一、二、四房，约皆数百万，而不得其详”，“家中田园、典当、钱庄值数万元不算，就芜湖而论，为长江一大市镇，与汉口、九江、镇江相埒，其街长十里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，贸易则十居四五。合六房之富，几可敌国”。这种巨额财富的惊人攫取，可见晚清官僚政治的体制性腐败已深入骨髓。李鸿章本人，无疑为晚清巨贪之一（事过境迁，很少有人再追究于此）。相比之下，“清流”张佩纶就不免清贫有加了。

张家财产的主要来源是李菊耦的陪嫁。这份陪嫁的具体数目无法知悉，但至少在30年后，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仍包括八座花园洋房和安徽、天津、河北各地的大宗田产。这些房产有多少呢？一则材料表明，张佩纶最早在南京定居，也是张爱玲幼时生活过的洋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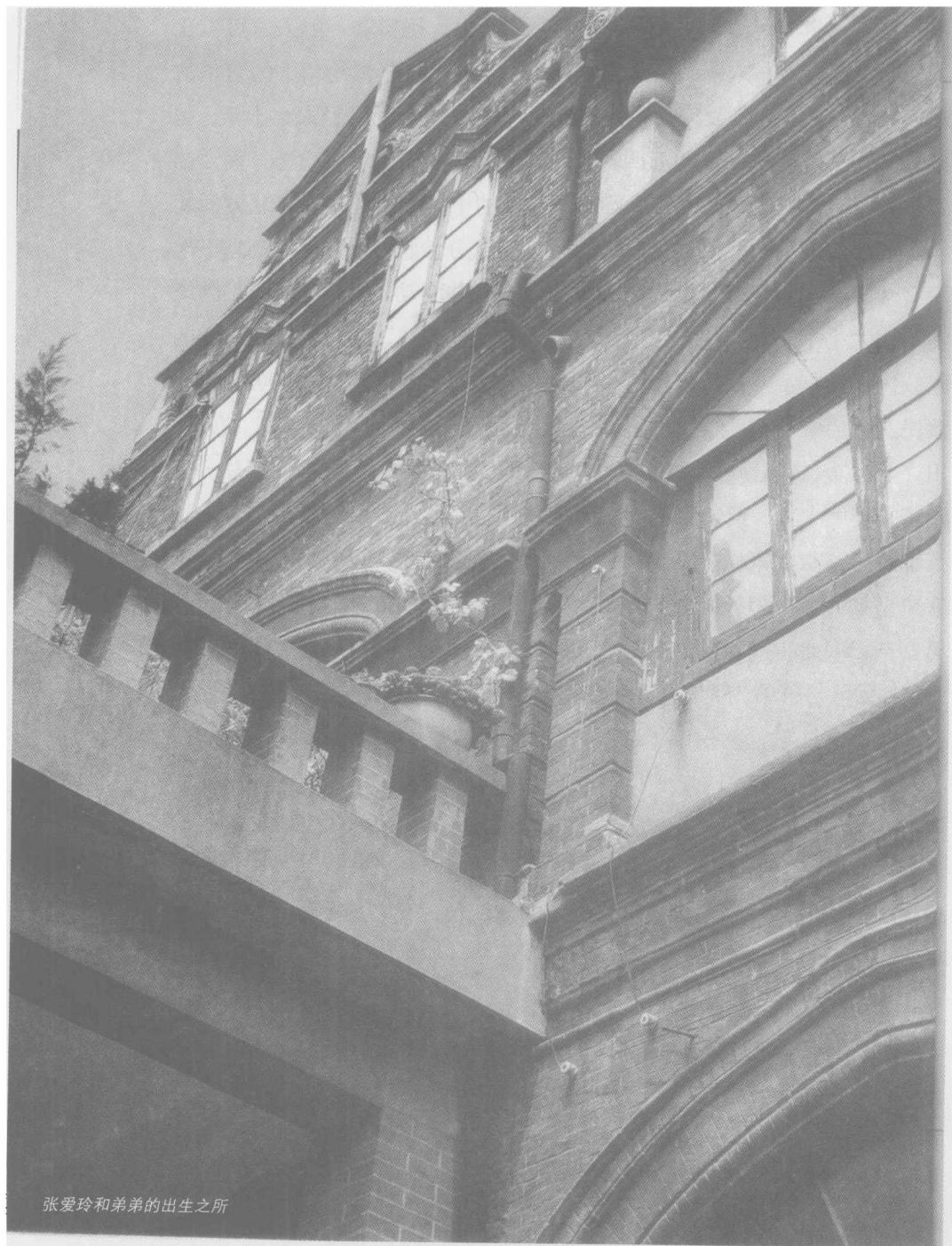
新婚后的李菊耦



晚清重臣孙宝琦

花园，在张家搬离南京后，几易其手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张佩纶购下的这所宅子还有房子近二百间，每间房都有48平方米左右，大花园依然完好。1909年，安徽督军柏文蔚在此办起了金陵崇实学校，占用了前面几十间，后面几十间住着柏文蔚的家眷。金陵崇实学校的学生是在南京的女子北伐队成员，有五百余人（杨步伟：《杂忆赵家》）。而张爱玲父亲因为年幼受欺获得的遗产，又仅是母亲李菊耦陪嫁中相当少的一部分。显然，丰润张氏从这桩婚姻中获得的财富是极为可观的。

无论张家算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“贵族”，但张家自李菊耦后，无疑



张爱玲和弟弟的出生之所

是自认为“贵族”的。何况，他们的富贵豪奢，确实非一般人家可以比拟。因此，张家后人顾影自怜，很难走出李鸿章、张佩纶留下的繁华富贵的心理景象。在张爱玲呱呱落地的1920年，清王朝已经灭亡十年，震撼数千年传统文化制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，已呈波澜壮阔之势。而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的口号正震荡着古旧的中国。与此同时，北方的北洋政府与南方的军政府已处于事实上的割据分治状态。中国共产党于次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……种种激烈的变动，早已抛下了王制统治下大大小小的名门权贵，他们甚至成为“被仇视”的对象。在这样的家族内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梦想，产生不了追求政治平等的民主热情与救渡民众的启蒙信仰。他们的子弟优游于社会主流之外，坐拥洋房、汽车、田产与股金，饮甘啖肥，宝车轻裘。男的年纪轻轻就学会了抽鸦片，逛堂子，娶姨太太，混迹十里洋场醉生梦死；女的从小就学着做淑女，长大了嫁个富贵人家做少奶奶。在他们看来，这就是“正当的”人生。张家典型如此。张爱玲小时候常听到家里人高谈“我们的老太爷”，亲戚间、男女杂役间难得离口的亦是“老太太”、“相府老太太”之类。张爱玲的父亲、舅舅与弟弟，都是不折不扣的坐吃山空、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。这样的家庭与往事，颇令成年以后的张爱玲不以为然。胡兰成回忆：

张家在南京的老宅，我专为去踏看过，一边是洋房，做过立法院，已遭兵燹，正宅则是旧式建筑，完全成了瓦砾之场，废池颓垣，唯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。我告诉爱玲，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。（《民国女子》）

张爱玲不太愿与人谈及自己的旧家身世，在《私语》、《烬余录》等自传性散文里也极少提及，不管是李家，还是黄家与孙家。其实，在她幼年，张家与黄家、孙家及李家来往都是较密切的。她的许多小说素材都直接取自这些亲戚家一些鲜为人知的秘事。比如《金锁记》人物，即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家，曹七巧的原型张爱玲喊作“三妈妈”，长白

的原型喊作“琳哥哥”，长安的原型喊作“康姊姊”。《花凋》的故事则直接取自她的舅舅家，女主角“郑川嫦”，即她舅舅的三女儿黄家漪，“十九岁毕业于宠济女中，二十一岁死于肺病……”整篇小说讲的就是这位表姊姊的悲剧爱情。《花凋》发表后，舅舅曾大发脾气，对她舅妈说：“她问我什么，我都告诉她，现在她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！”（张子静：《我的姊姊张爱玲》）

与很多人不同，张爱玲对自己身上的“贵族血液”缺少炫耀兴趣。对这类“旧家大族”里的陈腐、糜烂与衰败，倒深有感触。她不太愿意提起那些残败的往事。她长大后，关于《孽海花》人物世家的“考据”，在上层文人中仍很是热闹，张爱玲亦未表现出什么兴趣。这当然不是因为她对自己家族的冷漠。实际上，她对祖父张佩纶较有好感。她母亲和姑姑都认为当年张佩纶年过不惑，又其貌不扬，实在配不上年少貌美的李

菊耦。张爱玲则不以为然。她喜爱祖父落拓不羁的书生才情，她幼时读过祖父的《涧于日记》，张佩纶的坎坷命运，他的心志难抒的落寞与孤独，常使张爱玲有苍凉的身世之感。而祖父与过往家族故事的消失，也使她对时间的无常流逝产生了异常的敏感。繁华与生命终将埋入过去，化为尘土与虚空，唯时间变动不居，睥睨着去去来来的人群，人之为人的悲凉亦在于此吧。后来胡兰成在她身上感受到某种“贵族气氛”，实即这种情绪如影随形的存在。所以，尽管张爱玲未必称得上“贵族”，尽管她对自己的特殊家世总

小爱玲、姑姑和一个年长的侄女

